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都是幻 第八回 寫真幻 死香魂曲裡訴幽恨

倚闌有女圖中巧。紙上相逢，不過閒花草。笑伊把酒向誰澆，斷腸一曲憑誰曉。忽聽淒清音繚繞。聲在樓中，人又無形悄。十四圖中覓遍了，誰知唱在闌桿早。——右調《蝶戀花》

且說池苑花，聽見簫聲，就立住了腳。仔細聽時，分明是樓上吹簫。隨即輕輕步上樓梯，將到房門，步聲略響。那簫聲竟忽然寂靜了。池苑花忙忙去看畫圖，見《二女品簫圖》，還奕奕而動。池苑花即對美人圖作揖訴道：「可憐見我池上錦，孤身獨自，萬乞美人隨念。」隨即立起來，腰間取出賣畫的銀子，前後並來稱稱，果然是二十兩。心中歡喜，即往外買些酒肴。歸來，到灶前整了，然後登樓，排在桌上道：「我池上錦，今晚與眾美人共飲。」隨即坐下，自斟自酌。每飲一杯，將杯向畫圖一照，連飲了十餘杯，四顧美人圖，但覺圖上，個個如笑容可掬，獨有《一女倚闌圖》美人，有慘然不樂之色。池苑花飲至半酣，把平日所制的《二郎神》曲子一套，就唱起來：

孤幃悄，元自憑闌思窈窕。這酸風偏向單衣繞。

吹簫誰何？梅花片，落江臯，空思弄玉偕同調。沒緊要的良宵窗櫺小。恨那冷月偷窺，笑人空老。

池苑花唱完了，又自斟自酌。剛剛舉杯到口，只聽見房中也有人唱將起來。池苑花吃驚，放了酒杯，四顧畫圖，又側耳靜聽。原來唱的在倚闌美女的畫圖中。仔細聽時，是接上前腔第二套：

悲悼，把往事追思，舊情憶料。歎容貌如花，命薄。早魂消魄落，一天風雨飄搖，滿地落紅誰個掃？

好含恨，狂且惡巧，把玉山倒。霎時間，櫻桃楊柳，拋殘芳草。

池苑花聽了，但聞嬌聲婉轉，如鶯聲一般。忖道：「我方才上樓聽見簫聲。如今又明明在畫上唱和，這都是千古的奇事。」

隨即起身來，走到倚闌的美女圖前，作了四揖，對他說道：

「適聆美人唱詞，滿腔哀怨，不知恨著何人？論起來，美人既然有聲音，能唱曲，便是活的了。乞美人走落來，共飲三杯，各訴情懷，兩消寂寞。可憐見，我池上錦也是有才有貌的公子，如今最難消這漏永更長。美人肯走落來，便與我池上錦，舉案齊眉，也不辱抹了千金貴體。萬乞美人慨然，小池斟酒恭候。」

隨即再備盅筷，再設一把交椅，滿斟兩杯。候了一時，竟不見一毫動靜。心中忖道：「何不再唱，引誘他再和。」又唱《轉林鶯》一套：

為誰悲怨多繚繞。聲聲啼血，嗷嗷。諒難消似閨的更難曉。何不移步樽前來共倒？可知相如孤也，抱琵琶撥著文君好。晚風飄，看畫圖動處，人下今宵。

池苑花唱完了，就舉杯向畫圖一拱道：「乞美人再賜教。」

聽見那畫上，果然又低低唱起來。唱的又是接上前腔《轉林鶯》：

香魂雲水縹和紗。好似穿簾燕子，無巢。寂寂寒欄倚遍了。此情試問人知否？枉自空煩惱，倒不如惜花園的閒蜂鳥，且把酒頻澆。看今朝花謝，昨日曾嬌。

池苑花聽了這一套，又走到畫圖前，作了兩揖道：「美人的香魂縹緲，倚遍欄杆之情，若不下來一話，我池上錦到底難知。又蒙美人叫我飲酒，畢竟求美人下來共飲，自然酒落歡腸。」

又到酒桌上斟了，候了一時。又不見動靜，倒反添了許多淒涼寂寞。只得無聊無賴，自己飲了兩杯，收拾了，到灶前煮飯。

只見灶上熱氣烘烘，開鍋蓋來看時，飯已煮熟了。池苑花又驚又喜，忖道：「此必是美人下降來煮的，僥倖僥倖。」隨吃些便飯，將門戶收拾好了，上樓。走到牀前，欲睡時，見《十女爭夫圖》，又移燈去照了，看玩一番，然後吹滅了燈。怎奈再睡不著，心中便有無數事來。暗中忖道：「我池上錦向來懵懂，受了多少饑寒。那知這爛樹中的畫圖，有這許多妙處。一個冷落不過的房中，如今觸目俱是美人。向來題詩唱曲，無人來睬，如今竟有知音。向來做灶州府推官，實不耐煩，如今竟有人炊煮。向來腰無數文，如今有二十兩紋銀在身，可以日用，安然從容學畫。只是景星雲的畫手不高，如今且在他手下，入了門路，然後再覓名師。畢竟要如古人中的周昉寫真，描出人的性情笑語來；劉夔寫風雲，描出天的陰陽寒熱來；如楊子華的畫馬，能使蹄鬣長鳴；如張僧繇的畫龍，能使破壁飛去。這才是個高手，然後可以動得天子公卿。就如先父大人，這些畫工，不知經多少卿相作興過了，難道受了凍餓不成？」想到得意處，不覺暗中歡笑。翻來覆去，到夜半已後，一覺睡去。只見那《倚闌圖》的美人，走到面前。池苑花忙忙整衣，與之作揖。

看椅對坐道：「適才想望美人下來，竟已腸斷目穿。今幸得美人光降，喜殺我池上錦矣。不知美人何以吩咐？」美人啟口道：

「妾有千萬怨恨，今蒙相愛，特向郎君訴之。妾姓燕，名飛飛，乃金陵人氏。自幼與富翁潘氏，曾訂婚姻。及至於今，不料潘翁之子，貌陋如鬼，酗酒如狂，終日以博賭為事。妾聞之，不勝怨恨，計圖改字他人。隨即有幸薄少年，係揚州人氏，名喚戈奇。聞妾之才貌而悅之，設計買囑妾之鄰婦，傳達愛慕之情，屢致慫恿之意。隔簾相見，贈答詩章。妾此時欲脫潘氏之火坑，竟撞戈奇之地網。聽其善誘，與之私逃，及舟至中途，始知戈奇已先聘王氏為妻矣。妾即悔恨無極，繼之以哭喊之聲，戈奇恐事洩露，將妾殺之而拋屍於海中。妾之冤魂不泯，即托夢於父母，而戈奇敗露，官司鞠究真情，已斬首階衢矣。妾魂魄飄飄，苦無所依。昨見郎君倚闌圖，與妾之真容無異，可幸棲魂有所。又蒙切愛之情，愧無以報，妾於詩詞歌曲、琴棋書畫，無所不曉，而尤精於寫畫。今知郎君欲以學畫為生，妾當暗中誘掖，助成筆意，使郎君技術精工，他日博一場富貴。此即妾之香魂報郎君也。」池苑花道：「美人之隱恨，與美人之好情，今已盡知。且問昨日，聞樓上品簫的，這是何人？」飛飛道：「妾姊妹的香魂甚多，今聞妾依於此，都來依附圖中。」

郎君以後盡不寂寞矣。」池苑花問道：「美人之姊妹，從何而來？」飛飛道：「妾在生前，苦無知己。今赴幽冥，見才貌雙全的香魂，都聯為結義姊妹。如唐時美人步非煙，乃參軍武公之愛妾也，與鄰家少年趙象，以詩誘合，逾牆相從，後被武公知之，鞭笞致死。宋時李易安，才名蓋於當代，三嫁其夫，終配下流，抱恨而死。朱淑真文章幽豔，丰姿清麗，不幸而所配非倫，勿遂素志，每有鬱鬱不樂之恨，賦斷腸十卷而死。元時賈雲華，乃賈平章之女，與魏鵬有指腹之約；及魏郎長成，乃就賈母以遊學，欲啟婚姻之事；不料賈母命雲華以兄妹之禮相見，不復言婚，魏郎因與雲華私諧盟好；及魏郎應舉登第，官為翰林，又以婚姻為請，賈母竟悔前盟；雲華乃私與魏郎永訣，舉杯嗚咽，歌《踏莎行》一詞，慟哭仆地；嗣後香銷玉滅，不食而殂。此等抑鬱香魂，也數不盡許多，這皆是妾之知己也。」

今妾來，又添一個義妹矣。」池苑花道：「奇女出世，原山川之靈氣所鍾。如今香魂鬱結，聚為一圖，這也是靈氣依然不散，少不得都做仙姬。再請問美人，前炊灶煮係何人？」飛飛道：「皆妾輩丫環所炊。以後郎君之膳，皆妾輩供奉，君勿以菲薄見嫌。」池苑花道：「蒙美人情厚如此，何以報之。」

隨即立起身來，攜了飛飛之手道：「既蒙美人多情，乞憐小池裳寒枕冷之苦。」說到此處，忽見眾美人一齊走來。池苑花吃驚而醒，原來是一場夢境。忖道：「好古怪的事，清清看見，美人與我對坐面談，原來有這許多曲折，怪不得方才的曲中，有許多怨恨。」

又臥了一回，天明了。起來下樓，打點炊煮。只見灶前湯飯，又已煮熟矣。池苑花不勝之喜，隨即梳洗畢，用了便膳，上樓封了二兩銀子，封簽上號個贄儀一封，藏在袖中。又揖別了美人圖，下樓鎖了門，依路走到景星雲鋪中，向景星雲作了四拜，送過贄

儀，道達學畫之意。景星雲十分歡喜，待茶過了，就引入一間靜房中，把畫譜一一拿出來，付與池苑花。凡山川花鳥，人物樓台，美女春宮，無所不備。池苑花想道：「山川花鳥，這都是容易的，畢竟要從寫真學起。隨即把美人譜描過幾張，隨即丟了舊譜，散手摹描一張。但覺得心應手，若有神助的一般，竟與那畫譜上的美人，彷彿不遠。景星雲看了，歡喜道：「池相公聰明之極，若如此，不消一年，我將拜下風矣。」

此後，山川花鳥，都各各有心靈手敏之機。池苑花想道：「此必是美人的香魂助我。」午間景星雲留膳，池苑花著晚方回。

開門進去，但聽見樓上腳步忙移，有棋子之聲。到灶前，肴酒已備，炊煮又熟。苑花歡喜不過，即拿了酒肴上樓，又對美人圖，自斟自酌，又唱自己所編的曲子，美人竟不和了。此後，每日早出晚歸，勤勤學畫。

不多日，已是歲除之候。池苑花將香花燈燭，供奉了美人圖。又買辦了東西，叫廚子來整了兩桌筵席。拿上樓去，高燒紅燭，多設酒杯，對美人圖分了歲。新年元日，拜過了天地祖宗，又拜了美人圖。清閒無事，來往人稀，庭前可以張羅，只有景星雲到門一拜，留茶而去。但見門外街頭，近鄰遠舍，好不裝模作樣。但見：

新衣簇簇，服揖深深。偶寓途中，但稱未及奉拜；相逢門外，乃云正欲登堂。內親入內，整除夜之殘肴而待酒；外客在外，看堂前之交椅而呼茶。富貴人家，無非勢利，向畫堂而開宴；生涯百姓，也有知交，掃草舍而迎賓。惟有窮儒多寂寞，可憐貧士好淒涼。